

角色擺脫臉譜化 表裏雙層敘事感人

東西影畫

《歡迎來龍餐館》以2000年代的中東戰亂為背景，講述中國廚師徐福（沈騰飾）為償還債務遠赴虛構城市巴哈塔的「龍餐館」應聘主廚，他與餐館經理馬俊生（蔣奇明飾）、老闆扎伊德（謝里夫·薩比飾）、頗具廚藝天賦的孤兒賽夫（奧馬爾·謝里夫飾）結識，戰爭突然降臨後，徐福在戰爭的裹挾下，被迫以廚師身份周旋於美軍、當地勢力之間，見證了戰爭對普通人生活的毀滅與重塑。

于 童

該片以徐福作為廚師和父親的雙重身份結構，表裏雙層敘事。在表層上，影片用徐福作為廚師親手做的十二餐飯串聯起整個戰爭經歷——從臨行前家中的告別餐，直到最後鄰國清真寺外用石頭灶台為出逃的孩子們做出的燴飯，每一餐都是一個時間刻度，也是一次道德處境的切片。飯菜的服務對象從家人到老闆、從孤兒到士兵、從囚犯到孩子，對象的不斷變化恰好對應着戰爭對日常秩序的逐層摧毀。

而在裏層，導演則一直強調徐福的「父親」身份，他最初離別女兒遠渡重洋打工還債，卻在戰區被迫擔負起賽夫等一群孩子的「代父」責任，從最初教孩子們做飯、工作、保護他們活命、到最後在他們被戰爭裹挾時試圖拉住、拯救他們。這種雙重身份敘事，將徐福與觀眾建立了更為深刻的情感聯結，使影片的平民視角不再停留於抽象的反戰立場，而是下沉為灶台能否守住、孩子能否吃上一口飽飯的具體而日常的掙扎。



▲徐福（沈騰飾）為償還債務遠赴巴哈塔的「龍餐館」應聘主廚。

「火」的多重意象

此外，導演對意象的選擇也給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「火」與「廚房」是全片核心的意象，徐福的故事始於一場廚房火災——他在中國的餐館因火災造



▲扎伊德（謝里夫·薩比飾）是一位為女兒治病而隱忍的父親。

成他人受傷而失去工作，這是火代表的「毀滅」第一次顯現，也構成了他遠赴中東的直接動因。在巴哈塔，他的廚房又幾次被戰火摧毀，但每一次危機過後，只要他能夠重建自己的廚房就彷彿又獲得了繼續的勇氣。這種堅持在第十餐達到了某種原始性的回歸——在清真寺旁，他為孩子們做燴飯時使用的是石頭灶台，背景是篝火，這是人類最初使用火的方式，也是廚房最本質的形態：一堆火，一口鍋，一群等着吃飯的人。火的語義由此在「養育」與「毀滅」之間不斷滑動。

在影片中段，賽夫炒菜的火與戰場炮火的快切蒙太奇，直接將兩種火焊接在一起，暗示着在戰爭語境下，養育之



▲孤兒賽夫（左，奧馬爾·謝里夫飾）延續了徐福及餐館經理馬俊生（右，蔣奇明飾）的善意。



▲美軍華裔士兵托尼（李治廷飾）深受戰爭帶來的心理煎熬。



▲《歡迎來龍餐館》講述在虛構城市巴哈塔的「龍餐館」發生的故事。

火與毀滅之火本就是同一種能量的不同面向。而影片結尾賽夫終於擁有了自己的廚房，則讓這一意象完成了閉環——從被火災奪走，到在戰火中反覆重建，再到下一代人真正擁有它，廚房成了文明在暴力中倖存的物證。

人物弧光真實動人

影片的主要角色均擺脫了臉譜化的扁平處理，呈現出豐滿而可信的弧光。徐福從一個精於算計、只想賺錢還債的廚子，逐步被戰爭推上「守護者」的位置，但他始終沒有成為英雄——他會猶豫、會計算生意得失、會逃跑、會在「發戰爭財」的道德拷問前苦笑。人物的變化不是突然完成的崇高化，而是在一次次具體選擇中，從自保走向承擔。

沈騰在本片的表演中褪去喜劇外殼。在給家裏打電話那場戲中，沈騰以偽裝的笑容和笑語掩飾着幾近崩潰的哭泣，其表演的感染力令人動容。馬俊生可謂全片最理想化也最令人心碎的角色。蔣奇明的表演將這個角色的市井氣與理想主義融為一體，馬俊生在面對死亡前輕笑着的自嘲反而構成了全片最沉重的一擊。

賽夫的弧線則是全片最具希望感的一筆，作為在戰火中長大的孤兒，他最接近成為殺人兇手的一刻，是拿起那把廚刀試圖扎人，而恰恰因為刀被灶台的鎖鏈鎖住，他沒能成功。灶台以「笨拙」的方式，阻止了一個孩子滑向深淵。影片結尾，賽夫成為新的龍餐館主廚，影片由此完成了對片中美國人口中「這裏的人天生都是恐怖分子」這一偏見最有力的反駁：戰爭可以製造仇恨，卻並非每一個身處戰區的孩子都注定成為殺戮機器。

「外來者」反戰視角

影片最為珍貴，也最為特殊的地方，在於它真正在影像層面建立了屬於中國當代人的反戰語法。徐福既不是參戰方，也不是被侵略的受害者，而是一個為了生計闖入戰區的外來者。這種身份定位本身就區別於荷里活式的「拯救者」敘事，也區別於受害國視角的「控訴」敘事。徐福與交戰雙方都曾是朋友：他與美軍士兵托尼（李治廷飾）喝酒談心，聽對方醉後講述自己的恐懼；他與後來成為當地武裝高層的扎伊德合夥經營餐館，扎伊德曾是為女兒治病而隱忍的父親。徐福見證過雙方最溫情的一面，也見證了雙方最狠戾的一面。

徐福最終也沒有成為「辛德勒式」的救世英雄。他救不了所有孩子，無法憑個人善意終止仇恨，更不可能改變戰爭走向。這種有限性恰恰賦予影片真實感：它既沒有把中國人放進居高臨下的「拯救」位置，也沒有用犬儒主義否定善意的意義，而是在複雜的衝突中確認一種樸素立場：不輕易替任何戰爭賦予浪漫意義，首先珍惜具體的人與一頓能夠安穩吃完的飯。這或許正是影片最具有當代性的中國態度。

演藝潮流

最近周星馳導演的《功夫女足》在香港正式上映，周星馳率領主創團隊到多間戲院謝票，跟觀眾近距離接觸，連內地人氣女星迪麗熱巴也專程來港，入鄉隨俗跟隨團隊謝票及宣傳。被「星爺」封為「巴爺」的迪麗熱巴亦分享了今次化身女足「娥眉隊」前鋒鉅瓏的感受，她坦言期望有機會跟偶像「星爺」再度合作。

文霏霏

平時看起來弱質纖纖的熱巴，這次在球場上英姿颯爽，戲中瘋狂掃腿又「飛天遁地」。這次她來港宣傳時，亦分享了自己的拍攝感受，以及與偶像「星爺」合作的契機。她坦言這次拍攝的最大挑戰是足球與功夫的結合，是自己從來沒有體驗過的感受。熱巴表示連足球都是第一次去體驗，更何況是演一個足球運動員；其次是要把足球和功夫一起呈現，兩個加在一起，跟她以往在古裝劇中拿劍的動作不同。《功夫女足》裏面對功夫加足球的力量感，包括肢體協調性的要求很高，對熱巴來說有一定難度。



▲迪麗熱巴稱期待再有機會與周星馳（左）合作。

迪麗熱巴化身足球前鋒挑戰大



▲迪麗熱巴日前來港跟隨團隊謝票及宣傳。

迪麗熱巴小檔案

年齡	34歲
代表作品	電視劇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《阿娜爾罕》 電影《解憂雜貨店》《功夫女足》 節目《奔跑吧》《極限挑戰》等



▲迪麗熱巴（前排左）與張小斐（前排右）飾演的角色在片中有一段「閨密情」。



►劉嘉玲（左）在《功夫女足》片中友情出演「師太」。

球技巧挑戰很大。



▲為了飾演女足前鋒，迪麗熱巴在拍攝前鍛煉增肌。

「倒掛金鉤」印象深刻

電影中一場「倒掛金鉤」的戲分，熱巴回想起來也特別印象深刻。她說：「雖然有吊威地，但也要用自己的核心力量去轉動身體，踢球的姿勢也是靠自己。那場戲是我印象中，最有難度的一場。」拍攝前，熱巴最初以為十分簡單。但到達現場後，就發現要配合鏡頭與球速時，踢出來的效果卻不似預期。她說：「到了現場配合起來，足球過來我總覺得怎麼都踢不到。而且人看着很軟，不夠強硬、不夠有勁。」縱使武術導演已經「收貨」，但自我要求極高的她依然不斷要求再來一遍。

周星馳可以說是不少年輕演員的偶像，迪麗熱巴也不例外。談及與「星爺」合作的契機，熱巴笑言一開始接到邀約電話時，完全不敢相信：「一開始是製片人或是星爺的助理致電，但我沒有看到網上有任何消息說星爺在拍新的電影，所以覺得『不會吧。』」直到星爺親自接聽電話，她才如夢初醒：「星爺接電話說：『你好啊，熱巴。』我才知道原來是真的。」

初次與偶像合作，難免緊張。熱巴說：「因為小時候會看星爺電影，所以剛開

始時是很緊張的。但是和他合作下來發覺他是一個很親切的人，他會和我們一起去溝通、交流，創造新的演繹方式。」電話中星爺僅簡單交代了故事大綱，並分配任務要求熱巴開始「練肌」。當時熱巴正在拍攝古裝劇，本來為了穿戲服有飄逸感而要求自己保持纖瘦，但在接獲任務後，她立刻調整狀態，在古裝劇殺青之後就去健身房鍛煉。正式進入劇組後，熱巴就跟其他演員一齊接受足球基礎訓練，包括肌肉和協調的訓練。因為要飾演主力前鋒，熱巴特別增磅8公斤。

與張小斐演繹「閨密情」

熱巴在片中被星爺以「巴爺」相稱。熱巴好奇問「爺」在粵語中的意思是什麼，雖然之前在廣州路演時導演曾解釋過，但她始終都不太明白。當熱巴得知「爺」是對一些厲害之人的尊稱後，她笑着回應：「沒有啦，在片場導演會叫我們角色的名字更多一點。」

《功夫女足》的熱血的動作場面固然是賣點之一，但其實電影中

熱巴與張小斐兩人角色的閨密情也令人動容。提起閨密，熱巴坦言也有相識超過20年的摯友，與朋友們相處時會更鬆弛，更多是聊友情，不會涉及工作或目標。她說：「好朋友就是無論你在人生最得意的時候，還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時候，都會一直在，情感更像是親人。」

今次是熱巴第二次來港。她記得首次來港時，都曾到處打卡留

念，還品嚐了地道香港美食車仔麵和狗仔粉。談到未來希望與哪些演員或導演合作，她立即說：「周導吧！」至於這次客串演出的劉嘉玲，熱巴表示在片場跟劉嘉玲的戲分不多，只有群體的戲。她覺得對方是很能調動氛圍的一個人，在現場見到對方都是笑呵呵的，大家合作得十分開心，期望將來有機會再合作。

圖片：主辦方提供